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九十七回 眾水怪行雨助威 金甲神持鞭保駕

話說番僧原係水族之物，窠巢同類甚眾。其居水深千尺——即世所傳海眼。近方之人時見有水怪出現，都不敢近岸窺探。那裡邊水怪尚有道行淺的，因未能變化，只在沼內埋頭，不敢出來滋事。這番僧未求雨之先，曾與眾水怪計定，說道：「天下乾旱，真命帝主憐民，望雨甚切。趁此機會，討一金口封號，日後得成正果。愚兄前去，只要感動人王帝主，事必可成。如到求雨之時，眾位助我一陣風雨，不必管禾苗損益，五穀生與不生，但能應點，搪塞過聖朝天子；龍心一悅，必然欽加封號。愚兄果能得到好處，必要攜帶眾位一齊飛升，同人仙班。」眾水怪聽說落一場雨，受了御封，便可成仙，俱各歡欣無限，叫道：「兄長只管前去！」

卻說那怪聽罷同類之言，方化作番僧形狀，來投黑黃寺；並未算著天師來京，故此任意胡為。他要早知天師在此，慢說還來登壇，也就潛逃遠遁了。只因他雖修煉多年，可以化人形，吐人言，但只一件，他雖聞知洪教真人之名，未曾會過洪教真人之面。又無人對他言講，所以他不能知道。這番僧又自覺一概安置，眾朝臣又不識他的根底，誰能破他的虛誣？所以他登壇之際，竟大著膽賣弄猖狂。

且說番僧分派兩壇上擺設的甚是齊整。只見番僧上了壇，先朝龍棚行朝駕之禮，隨後椅上坐著，眾喇嘛各打鐘鼓鐃鈸，順著兩壇繞了三匝，敲打得聲音聒耳，言語卻聽不出來。番僧趁著音樂嘈雜之際，連忙又從左邊椅上站起，行到正面向北稽首禮畢。見他又將鈴兒搖了三下，口中念了幾句，如鳥語一般，也不知是經是咒，聽著難解。念罷放下那個銅鈴，掐著口訣仍是嘟嘟囔囔；拿著一道符往香燭上一點，頃刻焚化。那符焚訖，果然一股濃煙，飄飄搖搖直撲了西北。番僧暗通了他的水族，仍又退到椅上坐候等雨。

且說水中那些蛟、螭、龜、鱉、鼉、魚、蝦、蟹，這日正在沼中探頭縮腦，忽然來一陣陰風刮到水面。眾妖知是信符已到，不覺歡騰跳躍，一齊呼兄喚弟，說道：「大哥的信符已到，必是哄信人王帝主。咱們快去輔助他，得了御封榮歸，你我都證仙班。」說罷各顯術法，各駕妖風，亂哄哄吐霧噴雲，從水沼起半空。轉眼煙霧迷漫天際，真正是狂風滾滾，大雨衝衝，霎時到了京師地面。看看離龍棚不遠，眾妖更加精神百倍。高興之際，猛聽對面如雷響之聲，喝道：「呔！好擊畜，還不與我退去！前面有真命帝主，我等奉洪教真人救命，在此護駕，孽畜速退！少遲片刻，立即叫爾等金鞭碎頂！」那眾水怪之內，原是忘八精領頭，蝦精緊圍，隨身後蛟精督隊。這些怪物如鄉屯浪子一般，初入北京，迷戀著煙花柳巷，不顧父母，樂而忘返。正在適意鼓勇前進，忽聽這麼一聲如雷，那烏龜精先就嚇了個倒仰，把小青果腦袋一哆嗦；猛又一抬頭，見有位金甲神橫阻去路，相貌十分兇惡可畏。那怪知道是一位天神，怕得倒吸了一口涼氣，連忙將長脖扭轉，對後面眾怪道：「快回去！快回去！不好，不好！幸而我耳靈眼快，頸子能屈能伸；要不是頸項快縮，那鞭早就落在頂樑上咧！我倒想著領你們在京師地面，秦樓楚館，叫你們在前三門見見世面，開開眼界。再者我這幾年保養頗好，打算在人煙稠密之處，出現出現我的偉胖身軀。不料正在興頭之際，忽聽似雷的一聲，先就驚了我目瞪口呆；又一昂頭，竟似汗蒸如雨。敢只是奉天師法旨，護駕的金甲天神喝說：『不行疾退。立刻便叫輕生！』我聽罷驚慌無措，幾乎把尿溺嚇出。我想，識時務者呼為俊傑。咱們總有些道行，料也敵不過天師。我故把脖子一縮，知會你們一聲，趕忙跑回。從來交朋，雖然患難相扶，亦不過盡其心力而已！現今世上都是你狼我狠，又有幾個信義君子？何況我輩從此再不想脫凡殼成仙作祖咧！我自幼在龍宮裡每日嚐噉散差，吃碗閒飯罷！憑誰邀約，再也不去受這驚怕咧！」

忘八精說著，尚嚇得噓噓牛喘。有一路鮎魚精聽罷，暗想：「總不敢擅作威福，滋生事端，今日為朋友連累，險些遭殺身之禍。自今以後，我就在這深潭裡。」想罷大笑道：「烏大爺，平日見你雄赳赳，自誇體壯心高，不亞銅頭鐵背。常說要出外去叫叫字號，闖闖光棍，遨遊五湖四海，卻原來是個銀樣蠟槍頭！前緊後鬆的軟蓋兒。見了真章兒，就有些虎頭蛇尾咧！」又一蝦兒精跳著說道：「姥姥！你別張著大嘴笑人咧！今日還算烏大爺的運氣旺，一眼瞧見那金甲神，急流勇退，忙叫撤步。要不然，惹惱那位金甲神追趕下來，還許連巢窠裡，鬧個翻江攪海，一齊抄討入官呢！我只顧瞎搶似的，喊著前奔。猛聽了那麼一聲，幾乎把我的蝦心驚落，蝦魂驚散，真是可怕！」眾水怪聽罷，齊說道：「算了罷！算了罷！咱們也休瞎想咧！也別瞎說咧！再要瞎鬧，只怕大家都不安生。咱們不必講交情厚薄咧！各保性命罷咧！」

不言眾水怪被靈官趕散，不敢出頭。且說番僧自焚罷信符，一心盼望同類相助。果然功夫不大，黑雲直轟，疾風暴雨認西北直奔龍棚。番僧看罷，更是精神雄壯，暗喜道：「還是我們龍潭中朋友，真不失信。只要在京城多落幾刻，得了封號，何愁不身列仙班。」番僧正想得心滿意足，猛然抬頭，不覺嚇得驚疑不定，暗說：「不好！這事有些奇怪，怎麼下了這幾點兒就住了呢？這如何遮得去龍目？我的朋友平日不是這樣無信實的，為何今日言清行濁，將我撮上台來，拔了梯去？莫非其中有什麼錯誤緣故？領隊的烏大哥與誰口角，作了氣惱，趕忙回去；甲士跌了個折腿，不能前行；長鬚公公姥姥，都被漁人網去？真乃叫我著急、納悶，不明其故。莫非他們等著去一道信符，再求下一次雨。待將三道符一齊焚化，看是如何？」且看下回分解。